

凤县有个刘春魁，其人属于开拓型，知名度颇高。谁知名声渐盛，近五年来，某些掌握他命运的上司，竟一而再地免去他县蔬菜公司和龙口菜场的领导职务，将其推进生命的低谷。尤其是第二次，一桩莫名其妙的“假花椒案”，从85年9月下旬起，历时一年多，险些儿使他入了班房。好端端的蔬菜公司，立时陷于混乱和瘫痪，混乱和瘫痪同样折磨着领导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县上新一届领导班子巨眼识英雄，决定起用刘春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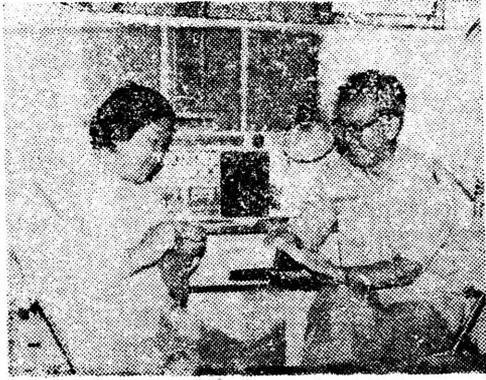
两落三起理应当，人们为刘春魁祝贺，县上三位负责同志也登门鼓励他挑起蔬菜公司的担子。刘春魁性情豪爽，事业心极强，为了事业，他也是马思边草拳毛动，然而，此时此刻，横眉冷目出来挡驾的，竟是其妻王玉梅！

王玉梅素强，人也泼辣，她的话一摔，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！这也难怪。就说那“假花椒案”吧，本来，花椒的真假，只要目不昏，鼻不盲，辨别起来便十分容易，谁知县委某副书记是何居心，硬给刘春魁们栽了赃。假舆论一造，省内外哗然，凤县更是地动山摇。县委的红头文件雷厉风行，先定性，再查处，县上的工作组也立即进驻。一个龙口菜场，职工仅13人，而工作组进驻者竟达35人次，其中包括县领导和

报告文学)

妻子“挡驾”

乾坤 文林 莘风



局级领导人10多名，帐目被查，工商局处以三万八的巨额罚款，银行紧急贷款，蔬菜公司帐面上只剩下5分钱！

工作组采用逼供信手段，瞒上欺下，切断了刘春魁和外面的一切业务往来。

刘春魁面理不能，便愤然上书，“只有将稀粪当面酱的人，才将花椒说成是假花椒。”

刘春魁呼冤不能，便愤然上访，吐完真情，接待他的同志诧异地问道：“你有没有神经病？”

神经病，怪诞无稽、丧失理智之病，使一切都扭曲了。

几个月的折腾，工作组未查出一两假花椒，按理该收场了，然而慢，智者如此这般，以攻为守，又玩起了“假凤椒案”的把戏。原来，龙口菜场经营的花椒品种中，既有凤县产的，也有从韩城调进的，两种花椒是良驹对骏马，难分昆仲，

又有同一名字，大红袍。菜场贴布告，说卖“大红袍”，便又成了大罪状，十恶不赦。

刘春魁，这个堂堂七尺的血性汉子，象头被困的雄狮，被诬陷和冤气折磨得形容枯槁。

王玉梅深知丈夫，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于是牙一咬，干脆弃了公职，卷起铺盖回家，她要作妻子的责任，来宽慰丈夫受创伤的心。有客从外来，玉梅下令儿女死守爸爸，白酒不能沾唇！

酒难浇愁愁更愁。一个假花椒案，折腾得龙口菜场损失了十万多元。折腾了一年多，问题查不出来，为了有台可下，肉食者谋之，便推出县工商局出来收尾：“定性不准，处理不当”，“撤销原处理决定”。

现在，县上新一届领导人登上门来，请刘春魁出山，诚心实意，言辞恳切。刘春魁，虽是满腹冤枉，满腹怨气，但在事业面前，在伯乐面前，胸脯一拍：“行了”！可王玉梅还是斩钉截铁：“不行”！

王玉梅也有道理，她什么时候没有支持丈夫？就在丈夫“一落”时，她体谅他；丈夫“二起”时，她支持他；丈夫“二落”时，她同情他，并同他誓同生死。所以当丈夫在被审查其间，仍给凤县农民兄弟解决燃眉之急，将70万斤土豆推销了出

去，她非但没阻拦，而且全力促成此事。但这次，丈夫又要两落三起了，她坚决不准！

女性的玉梅，深知世情人情的薄厚和善，她怕了。

可刘春魁不怕。为了嗜之如命的事，他还是采取了大男子主义——自己说了算。因之在被民主选为蔬菜公司经理兼龙口菜场主任后，他发表了感天动地的施政演说。

玉梅悲愤交加，又坚决挡驾。局领导刚到菜场，她便闯了进来，将局长递上的茶水猛地泼掉：“说实话，我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老刘这回说啥也干不成！”

局领导坦诚地一笑。刘春魁坐在一边，默然不语。

也奇，无声胜有



本版编辑 叶广岑
刊头设计 郭义明

声，以柔克了刚，王玉梅爆发的火山沉默了。沉默归沉默，但从这天起，她拒绝丈夫回家。

刘春魁理解妻子，顺从地实行了回避，三七二十一天，他打起了光棍。

玉梅见此情状，如何不辛酸！婚后三十余年，何曾这样过。六十年代，丈夫从西安调到凤县，她二话没说，便跟着来了。进山后，两人工作单位又相距三十多里。丈夫事业心强，照顾不了家，她一个人料理家务，拉扯五个孩子，何时又有过怨气？丈夫住院，她白天在医院护理，晚上又蹬自行车去单位上班，一连三十多天，何曾有过怨言。“文革”中，丈夫

被游街，她不顾有孕在身，上前保护，被造反派一脚踢出丈余远，已预兆性流产……想着想着，玉梅心头一酸，潸然泪下，她赶忙备好饭菜，打发女儿请春魁回家。

夫妻见面，万语千言，尽在深情一瞥中。于是烟消云散，于是丽日天和，于是“挡驾”变成了“保驾”。

一“保驾”，果然见刘春魁大显身手，不长时间，就使蔬菜公司形成了“以菜为主，多种经营”的格局，龙口菜场营业额75%的菜场，今年六月就跨进了1989年。

看到这些，王玉梅莞尔一笑：“挡不了驾咱就保驾”。刘春魁感激地望着妻子，心里一股暖流涌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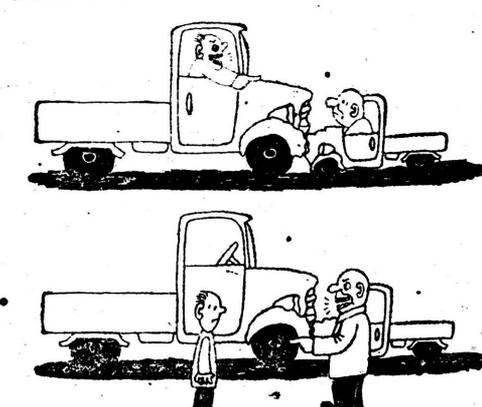
给深山增添了新的色彩。几间红瓦房嵌进山坳，熠熠闪闪，瓦房里飘出的琅琅读书声，是那样悦耳动听，扣人心弦！

它被葱郁的山林染得更深厚！它被飘浮的云絮拂得更圆润！它被飘浮的云絮拂得更香甜！多少个世纪的沉寂、荒凉、愚昧，正在那几间红瓦房里聚合、裂变、迸发，出令人陶醉的音律，放射出万道灵光！

我想，那不断的聚合、裂变，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深山的沟沟峁峁缀满璀璨的星星。

深山老教师

李建新



欺小 (幽默画) 王书贤

教师节断想

李平波
有一座年轻的吊桥
芳名九月十日
桥板终年高吊
桥这边教师渴盼成牛郎
桥那边期待成织女
你未不能，我去无招
白日里望眼欲穿
不见喜鹊羽毛
唯有滚滚波涛……

你，你从那个小学，送出了一批批祖国的希望。
终于，整个大山苏醒了，车轮飞驰，机器轰鸣；可你已是两鬓银霜，满脸深沟。
你并不遗憾，因为你和大山，已融化成一个整体。

十年浩劫中，树碑立传，不仅由狭义扩展为广义，如你说某人好，就是为某人树碑立传，歌功颂德。而且纯粹成为贬义词，因为那时全国只允许为个人唱赞歌。尤其是树碑立传的对象一旦被网罗上种种罪名以后，为其树碑立传的文人墨客，就要被阶级斗争的魔镜照耀一番，进而遭到株连，罪在不赦了。但是中国确有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的英雄，北京文史馆馆员许林邨就是这样的典型。

许先生1928年毕业于北京市立三中学，书画造诣颇深，书宗魏碑，画追四王，其作品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。1966年8月24日，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孔庙惨遭毒打后，愤然投入太平湖辞世。1967年，在他周年忌日，许林邨在太平湖乱草蓬蒿中树起了高1.9尺，宽0.7尺的白玉石碑一块，七个鸡蛋大小的魏体字“老舍先生辞世处”非常醒目，上款

“人民艺术家”，可谓人文相称。下款公然刻上自己的名字：“六七年周年纪念许林邨敬立”。六七年的北京正是奸党肆虐，乌云压城，形势，敢为老舍立碑，无异于公开宣言，和强暴势不两立，这是何等样的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呵！当时有先人问到他立碑的动机。许先生说：“写史的人要讲史德，要实事求是。老舍先生对中国文化做了那么大的贡献，我为什么不能给他立碑呢？至于说到立碑之勇，就是从老舍先生那里，来为瓦全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。”

为老舍立碑 有感于许林邨

赵发元

前不久，有幸去了趟庐山，在庐山湖畔，那座建于困难时期的豪华别墅内，我看到人民那愤愤的神情，在庐山会议礼堂前，我听到人民对那场公案三言两语的评判。我深感历史不饶人。对人民作好事的，人民心中自有的一座丰碑。五十年后苏联对布哈林的平反昭雪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。

鼠

徐敏 爱萍

前些天，一位家在渭南农村的同事，说他们那里，每逢粮食丰收季节，需在屯粮的房中撒上一把米，里面盛上少许食油的粮食，谓之“养鼠”。目的是防鼠咬扯粮袋。

鼠之种类甚丰，有家鼠、黄胸鼠、黑线鼠、仓鼠、巢鼠、田鼠、沙鼠，以及跳鼠等等。它能传播出血热、钩端螺旋体病和鼠疫。故这些年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灭鼠运动。

运动大约是这样开始的，大凡有职人员，每人需交鼠尾一条（不论你将死鼠如何处置）多者不限；不纳者，处以罚金五角。为此，有人回乡去灭鼠，割了鼠尾，呈恶心头。

说也可笑，这样做，却很少有被发现的，因为那种“鼠尾”比真正的鼠尾还要象几分呢。后来发现了，却已搞不清是谁的尾巴了。

烛颂 (木刻) 甘育田



山坳读书声 (外一章) 李建新